

第一编

大凡经武从戎的人，特别是现职于军队的指挥员，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叫做“带兵打仗”。许多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对部队干部也往往尊称为“带兵人”。这一亲切而诚挚的称谓，确实令人向往、敬重并为之悉心。可以说，带兵是军队固有的属性，是军官特有的职能。它形成军队运动之源，构织官兵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闪烁着指挥员的智慧之光。因此，对于带兵问题，全体官兵，尤其是领导干部，都不可不研究、不可不明察、不可不实践。

第一章 带兵概述

带兵，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涵盖、特征、功用和规律，经历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带兵人应当懂得带兵的一般知识，了解带兵思想史况，特别要明确人民军队带兵的科学含义及其带兵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是搞好带兵的必然要求。

一、带兵溯源与义蕴

带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源远流长，与军队的成长发展史，包括战争史、兵器史、军制史、官制史等，紧密相伴相融。据有关史书、辞书和兵经记载，早在夏、商、周时代，随着国家及其军队的产生，便出现了统兵征战的一些制度与活动。《中国军事史·兵制》指出，夏代各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军队。夏王室是最大的氏族，掌握国家的统治权，平时由贵族组成的卫队担任王室警卫，战时便征集平民组成族军进行战斗。夏王启为确立统治地位与有扈氏战于甘时，临战前召集带领军队的六个贵族进行动员。他下达命令和宣布作战纪律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商代甲骨文中“舌方出，王

自征”的卜辞。商朝宗族或方国的军队，要听从商王的调遣。周初，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统兵之权集中于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牧誓》）等官职，兼管文武事。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军队的发展和步兵地位的上升，主事文武的官员开始分职，出现了专门统率军队的将军。这一官职变化，成为以后的专职武官，乃至发展成为当今带兵人的一个关键环节和基础条件。

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在有关史料和军事典籍中，首次运用和出现了“带甲”的称谓。《孙子兵法·作战第二》记载：“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国策》等文献也有“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之说。所谓“带甲”，当时是对步兵的统称，因其穿带甲胄而得名，后用以泛指披甲的将士。从延伸意义看，这一“带甲”说问世，可谓带兵一词在中国古代最早的萌芽和始义。战国时期，车兵地位下降，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带甲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说明时下军队的规模相当可观。据《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军以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五十人设屯长，百人设百将，五百人设五百主。这些都是“带甲”官，是要领兵打仗的。

自秦、汉以后，随着历代军队的发展及其官制的变更，带兵的职能、范围和内容，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扩大。三国时期，曹魏的军事大权集于中央，下设各将军、校尉，统

驭中军诸营。特别在军队中，明确设置了“中领将军”这一重要官职。它的职责，无论从字面上讲，还是从实际上看，均含有所谓帅军、领兵之意。魏末，中领将军总统诸营，职权极重，为后世一些军队所效法。唐朝设有“率官”、“帅官”，专事领兵出征。宋朝设有“率臣”、“统领将”，统帅同驻一地的各司军队。清朝末期，军队首置了以“带”字而命名的官职，如“统带官”、“帮带官”、“管带官”。在当时的新军中，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下设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负责指挥、管理、训练等军务。清朝大臣、湘军首领曾国藩提出和使用“带兵”这个概念。民国时期继续沿用了“带兵”的称谓。反袁将领蔡锷提出：“带兵如父兄带子弟”（《蔡松坡集》）。革命先驱孙中山明确地运用了“带兵的人”这一概念。他指出：“带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指服务的意思），不能看作皇帝。”（《国父治兵语录》）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带兵问题作了全面、深刻和科学的论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带兵的科学理论体系。如今，世界各国军队，普遍重视对带兵问题的研究，并愈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寻觅带兵的历史渊薮和始义看到，带兵具有特定的明确涵盖和深广义蕴。查阅《武经七书》、《军制史》及有关辞书解释，所谓带者，有引导、带领、指挥、管教、治理等多项含义。所谓兵者，有士兵、部属、军队、军事、战争、战

斗、兵器、军械等多项含义。中外建军治军史，均有统军、御军、领兵、将兵之说。可见，带兵就是以人员和部队为对象，为履行军队职能，按照一定的思想理论和方式方法，由军官所实施的带领、指挥、管教、训练和治理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带兵的概念，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阶级性。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性质国家的军队，带兵的思想、内容和方法迥然有别。人民军队带兵是为着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按照人民军队的带兵理论、方针、原则和方法，通过带兵者的领导示范活动，对部属和部队进行科学严格地引导、教育、训练、管理，以巩固提高战斗力，履行人民军队所担负的职能。人民军队带兵这一概念，包括三层基本的含义：一是引导、带领。人民军队带兵是一种组织领导活动，它既包括军官带士兵，又包括首长带部属，领导带部队，具有导向性和全员性。二是管束、治理。人民军队带兵是一种科学规范活动，它贯穿于部队日常生活和各项工作任务之中，无论是教育、战备、训练、执勤、施工、生产，还是作战、平暴、抢险救灾，都有一个如何带兵的问题，具有全面性和全程性。三是带头、示范。人民军队带兵是一种实践应用活动，它不仅含有引导、管教、练兵、养兵之义，而且含有率先、垂范之义。这对带兵人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之要义。

二、带兵的地位与功用

带兵是军队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和根本性的

工作。它事关军队的成长、壮大和发展，事关战斗力的生成、巩固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带兵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军队生长中不可或缺，占居以一贯之的地位。军队是由广大官兵组成的战斗集体，军人的活动构成军队运动的核心，而这一活动又是紧紧伴随着带兵展开的，并有力地促进和推动着整个军队的运动。犹如有国家必须有军队一样，有军队就有带兵，它贯穿于军队建设和发展过程的始终，占居全程地位。二是在军队建设中不可须臾离开，居于首义。1944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要注意总结“带兵”的经验。朱德总司令把会带兵作为军队干部的“三大任务”之一，要求每个指挥员都必须掌握这一条。叶剑英元帅指出，“带兵第一”，“平时能把兵带好、练好，战时用兵才能运用自如，打胜仗。”（《军训通讯》第四期，1961年3月20日）这是对带兵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最本质的概括。

带兵的功用集中体现于三点：

（一）引导功用。带兵人实际上就是带路人，起着育人导向的重要功能和效用。这一功用，主要是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一根本问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名战士应征入伍，从老百姓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离不开军官的带领。军队就是一个带兵的熔炉和学校，战士在干部的带领之下，部属在领导的带领之下，不断地成长进步。

(二)凝聚功用。巩固团结部队，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既是带兵的特殊使命，也是它的重要职能。“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句名言，说明了带兵工作的重要功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善带兵者，带雄兵，带精兵，官兵关系好，士气高，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强；不善带兵者，带不好兵，部队作风松散，官兵关系差，凝聚力、战斗力弱。

(三)保证功用。古人曰：“兴师百万，相守积年，以争一日之胜。”战时的胜利之师，必然属于平时的精锐之旅，而这精锐之旅则要靠带兵人一点一滴去培养，去锻造，去熔铸。带兵不仅是平时完成各项工作的保证，也是战时打胜仗的保证。“真爱身率威自立，严格科学铸精兵”——应成为带兵人的座右铭！

三、带兵的主要特征

认识事物是先从认识事物特征开始的。军队带兵这一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决定了它与其它事物相区别，有着自己的特征。研究、探讨和把握其特征，对于我们认识带兵规律、指导带兵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阶级性。军队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准备和实施战争而建立的正规的武装组织，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成份，是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工具。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军队的性质也不同，都受其本国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军队组织和军事斗争这种鲜明的阶级性，决定了带兵具有很

强的阶级性。我军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担负对外反对侵略、对内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双重职能。我军官兵之间、上下之间，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政治上一律平等。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带兵，则是把士兵和军队当作统治阶级欺压人民和向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可见，不同性质军队的带兵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层次性。带兵是由多侧面、多层次组成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军队现行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体制编制，决定了各级带兵人的职责和军衔的不同，从而构成了带兵工作的类别与层次。各级指挥员都是带兵人，但他们所处的岗位和职责不同，因而带兵的层次和带兵的特点也不一样。一般说来，我军中高级干部，身居重要的岗位，担负带领部属的重大责任，必须大力提高科学决策和宏观带兵的水平。旅、团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他们带兵具有直接性的特点，是第一线带兵人，必须同官兵打成一片，增强微观带兵能力。

(三)双向性。带兵有主体和客体之分，带兵者是带兵的主体，士兵和部属是带兵的对象，亦即客体。带兵的主体和客体，好似两条铁轨延伸那样，形成了带兵的双线性和双向性。人民军队带兵优良传统之一的尊干爱兵，就是这一双向性的生动反映和具体体现。一方面作为带兵人的干部，要关心爱护士兵和部属；另一方面，作为被干部带领的士兵和部属，要尊重干部。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过程，使官兵更加团结。在这一双向关系中，带兵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带兵对象这一下要矛盾方面的作用。两者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这样才能把兵带好，把部队带好。这就是带兵双向性的特征和要义。了解了这一特征，就要从带兵者和带兵对象两个方面做好工作，提高带兵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科学性。带兵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具有科学的思想理论和严密的组织计划性。人民军队带兵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南，正确地处理各种矛盾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同时，在继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吸取和借鉴各种有益的经验，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组织实施科学有效的带兵活动。带兵的科学性，要求各级带兵人，都具有博深的知识，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全面正确的理解，对当前部队面临的现实问题有深入的调查研究，还要有适应不同对象进行分类指导的方式方法。

（五）连续性。带兵是一个经常的连续不断的实践过程。大到一支部队千军万马的行动，小到一名战士执行一项公差勤务，都要认真地带领，做到持之以恒，从不懈怠。这一带兵的连续性，要求各级干部时时、处处把部队带好。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一年四季，每月每日，每时每刻，都要严格要求；无论是在内地、在机关，还是在边防、在基层，都要恪守职责；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战士，都

要认真管教；无论是战备、训练，还是施工、生产，都要周密组织，安全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六）动态性。这是带兵与其他工作特性的一个显著区别。带兵就是带人，而人又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作为部队，每年都有士兵复员、干部转业，这是军人的流动。同时，随着季节的转换，部队的任务也常有变化。这一随机性和多变性，决定了带兵的动态性。因此，各级干部带兵，必须伴随着经常性的运动状态所进行。这就要适应变化的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勤于深入实际，身入现场，有针对性地搞好带兵。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精确快速的军事运筹，对带兵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认清这种复杂多变和高度动态的特征，随机有效地进行调节，使带兵工作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七）严格性。严格是军队的特征，也是带兵的特征。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集体，所有单位，每个军人，都必须坚决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做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带兵离开了严格，缺乏严肃性和强制性，部队就会失去约束力，成为一盘散沙，关键时刻就不能做到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去夺取胜利。带兵的严格性，集中体现在依法治军上。军法、军纪、军令，都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是我们带兵的重要依据。必须严格按照军事法规规范部队的行动，使所有军人都置于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之下，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八)权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7页）。紧张激烈、艰难险阻的军事行动，要求指挥员带兵必须具有权威性。权威是权力与威信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力量，它推动着带兵活动有效地进行。带兵的权威越大，其影响和作用就越大，带兵就更加卓有成效。没有权威的带兵，是软弱无力、低效甚至无效的带兵。形成带兵者权威的权力，是上级根据其履行职责的需要所赋予的，它的实施必须借助个人的威信和军队纪律的保证。而带兵者的威信，则是其素质和行为表现的结晶。凡是有权威的带兵人，都是有知识，有能力，能正确使用自己的职权，处事公道，为人师表。

(九)时效性。军队的职能和军事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带兵必须确立严格而准确的时空观念和注意发挥整体效应。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部队作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开进、集结、展开和发起攻击，做到攻必克，守必固。平时执行训练和其它工作任务，也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完成。这是带兵时效性的集中体现。现代条件下军队武器装备的效能越来越高，军事活动的节奏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闪击波兰日均推进约十公里，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则日均推进达到二十五公里。现代洲际导弹能在三十分钟内将弹头投到一万公里以外的目标，激光武器的射速比导弹还要快一万倍。它们的发射要求高度精确，分秒不误。现代战场上的

情况更是千变万化，稍纵即逝。各级带兵人必须争分夺秒，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正确决策，保证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十）群众性。带兵的对象是军人，是部属，是部队，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带兵就要动员和组织广大官兵，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军队的任何部门、任何单位、进行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带兵。无论是军事干部、政治干部、后勤干部，还是专业技术干部，就连士兵骨干，都有一个带兵问题，都要带领和培养指导部属，做好本职工作。因此，带兵是各级各类干部的共同任务和职责，都必须搞好带兵，而且更重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官兵积极参与管理。士兵是军队的主体，是军队的基础，只有依靠士兵，充分发挥士兵骨干的作用，造成官带兵、兵管兵的局面，才能把部队带好。

第二章 带兵思想史略

带兵思想源于带兵实践，而又高于带兵实践。它是人们对带兵规律的理性认识，是指导带兵实践的理论基础。带兵思想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渐变的历史演进过程。带兵思想随着军队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一纷繁的历史长河中，带兵思想与军队的生长相亲缘、相伴行，逐渐成为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演变过程，在中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中，都有大量的文物史籍所记载和反映。但是，处于不同地域环境和历史时期，特别是阶级性质不同的军队，其带兵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世界一些国家军队带兵思想简述

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4 世纪初，古代埃及、苏美尔、阿卡得、巴比伦、亚述、印度等早期奴隶制国家出现了军队，成为奴隶主和贵族掠夺奴隶、家畜及财产，镇压奴隶起义的工具。军队成员主要是奴隶和自由民。兵种以步兵为主，有的为车、骑兵，也有的组建了海上船队。前期使用的

是木、石兵器，后来有了铜、铁制兵器。一些军事制度和统军领兵规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如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中，规定了军人服役、出征、待遇和惩处等带兵方面的内容。这是世界上早期有关带兵的法规之一。公元前 6 世纪以后，波斯、希腊、罗马等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崛起，军事制度和带兵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公元前 6 世纪末至前 5 世纪初，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明确规定了贵族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划分了军事区域，建立了检阅制度。随后，直到公元 3 世纪，这些奴隶制国家的军队均由奴隶主和贵族所统领、所控制。这个时期的带兵，主要靠将帅个人手中的权柄，靠棍棒加皮鞭的肉刑，靠严酷的惩罚制度，靠图腾占卜等迷信手段，对部属和士卒进行剥削压迫，从而维系军队为其阶级利益效命。奴隶主和贵族恣意打骂凌辱士卒，甚至以杀立威，肆虐诛戮。在古罗马，奴隶主一次杀害几十、几百名奴隶，有的贵族还把奴隶和士卒当作殉葬品。可以说，奴隶制国家军队的带兵，在历史上是以愚昧、野蛮和残酷而昭彰于世的。

自公元 4 世纪起，在欧、亚一些国家，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军队主要受宗教神权和地主、贵族阶级控制，成为他们夺取土地、征服外族、镇压农民反抗的工具。在长达千年封建制度的中世纪，军队官兵严重对立，带兵制度严酷而腐朽。14 世纪火药传入欧洲后，随着火器的发展，引起了军队结构的不断变化，一些新的军事制度和带兵理论陆续建立 17 世纪，曾被誉为

“北方雄狮”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统一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创立了军队行政管理机构。据史料记载，他带兵严厉苛刻，军营里谁说句脏话都要受到处罚。19世纪上半叶，欧洲和美、日等国向资本主义过渡。资产阶级军队曾在推翻封建王朝的过程中发挥过进步的作用，但很快就成为维护资本家的统治、镇压工人运动、向海外进行扩张的工具。此期间，产业革命对各国军队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武器装备完成了冷兵器向火器的过渡，带兵理论向前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19世纪初，法军统帅拿破仑改革军队指挥体制，改进补给制度，提出了许多带兵的卓见。德国的克劳塞维茨、瑞士的若米尼等军事理论家，都对军队建设和带兵思想作了重要的著述。例如，强调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重视精神的力量，要求做到勇敢和严守纪律，等等。工业革命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军队成为重新瓜分世界、进行掠夺战争的工具。现代化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大量用于军事，促进了军队建设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军队更新军事领导体制，完善各种军事法规，改进训练、管理等制度，带兵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从以上看出，无论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国家的军队，还是资产阶级的军队，都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的利益根本相悖，因而带兵思想总是刻烙着统治阶级奴役压迫的印记。虽然一些将帅和军事理论家提出过进步的带兵思想，但他们都不可能超越其阶级的局限。如果说奴隶

制度、封建制度国家军队的带兵是赤裸裸地体罚欺压士兵和部属的话，那么资产阶级军队的带兵，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件‘自由’‘民主’‘博爱’的伪装外衣而已。就拿当年赫赫有名的拿破仑军队来说，在征战途中，曾血洗整个村庄，一些表现心慈手软的官兵，则遭受杖笞和处死的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名的巴顿将军，也曾发生过打士兵耳光的丑闻，被闹得一时声名狼籍。这些，仅是剥削阶级军队带兵的一个微型注脚罢了。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使军事科学发生了深刻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以崭新的科学理论思维考察军事，揭示了军队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开创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和带兵的新纪元。恩格斯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目光，写下了光辉的军事著述《军队》。文章根据大量的实例，分析了奴隶占有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军队产生的历史条件，指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的变化，阐述了带兵的制度和办法。列宁、斯大林在领导俄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创建了人民的武装力量。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斯大林的《论红军的三个特点》等著作，论述了革命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带兵作战等问题，为军队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中国古近代军队带兵思想析探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战事频繁，军队

带兵及带兵思想已有 40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是军事科学发达的文明古国之一，戎马斗争的历史长河，不仅孕育了大批闻名亘古的军事家，而且有着光辉灿烂的带兵理论宝藏。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独特，论谛之深邃为世界所罕见。

（一）古代带兵思想演进

中国古代带兵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6 世纪以前的夏朝。从那时到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时的清朝，经历了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其间，华夏大地战事频繁，兵林名家和将帅群星叠涌，这为中国古代带兵思想的形成、演进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中国古代带兵思想，从整体上讲，是各级将吏根据本阶级（奴隶主或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为掌握和控制军队，所实行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法，以达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古代带兵思想，当然也包含那些农民起义队伍将领的带兵经验。从我国古代带兵思想的初始形成，乃至逐渐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

1 夏、商、西周时期。这是中国古代带兵思想的初始阶段和萌芽产生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数百次大小战争，逐步出现了一些带兵理论。公元前 21 世纪至前 16 世纪的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度国家，建立了第一支奴隶主的军队。由此开始产生了以国王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御军带兵制度。据《尚书·甘誓》记载，